

萌芽书系
MENGYA · SERIES

绯红薄记系列

萌芽杂志青春爱情小说精选



早上八点地铁站

天人
不寂寞

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贝塔斯曼萌芽书系



早上八点地铁站 天人不寂寞

张悦然 四喜等 著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(沈阳市和平区十一路111号 邮编:110003)

电话:024-23321111

ISBN 7-305-03004-3 定价:15.00元

2005年3月第1版 2005年3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张悦然 封面设计:张悦然
文字编辑:张悦然 插图设计:张悦然

天不寂寞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早上八点地铁站·天人不寂寞/张悦然、四喜等著. —沈阳:
辽宁教育出版社, 2005. 2

(绯红簿记)

ISBN 7-5382-7283-6

I. 早... II. 张... III. ①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
国—当代 ②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40969 号

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)

上海长鹰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640 毫米×965 毫米 1/16 字数: 130 千字 印张: 11. 25

2005 年 2 月第 1 版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柳青松 张国际 责任校对: 徐 倩

特约编辑: 刘 颖 装帧设计: 杨钟玮

定价: 12. 00 元

目 录

早上八点地铁站	小 颖(1)
我说,等一等	苏 德(19)
我的秋天	谷千穗(35)
挺好的我们	陈宁子(51)
天人不寂寞	四 喜(72)
毁	张悦然(92)
朴光	朱黎丹(103)
马路在跳舞	叶 子(120)
锦瑟	戴月行(125)
灰烬里的日子	杨 倩(142)
佛罗伦萨	杨成莲(165)



早上八点地铁站

□ 小 颖

他看见她远远地走过来，停在他身边。她微笑，我是深白色，你记得吗？

李棕每天早上八点都会准时到达地铁站，他要保证不晚于八点半坐在公司里。他喜欢在等车的时候买上张报纸，夹着公文包站在便民椅旁阅读。这种日子他偶尔也会不耐烦，仅仅是偶尔。

早上八点等地铁的人很多，大部分都是年轻的白领一族。男士们一律西装革履，女士们一律职业套装。无论男女，每个人的脸都是紧绷的，看不出任何表情。只有一个人不同，她是深白色。她从来不穿职业套装，她的衣服总是很随意。她也从来不拎精致的小皮包。等车的时候她喜欢塞上耳机坐在便民椅上喝饮料。她和那些年轻的白领年纪不相上下，可是她却是地铁站里惟一个看上去没有压力的人。

李棕和深白色在同一时间等同一辆地铁。他总是站在西面的便民椅旁看报纸，她总是坐在东面的便民椅上喝饮料。然后等地铁来了都会从地铁的中门进去。李棕比深白色早下车，他不知道她坐到哪一站，但是他们每天都在同一个地方等车。时间久了慢慢的两个人之间形成了默契，这种默契不需要用言语来点缀，相视一笑就是问候。

李棕并不在意，这个城市中一笑而过的人太多，这个城市中熟悉的陌生人更多。

深白色看到李棕这个时候上来有点惊讶，她没想到此刻在地铁里会





早上八点地铁站

碰到他，因为每天她回家的时候他们公司里的人还在忙碌着。显然，李棕也有点意外。他感觉除了早上八点在地铁站之外，其他的任何时候、任何地点遇到这个女子都是不合适的。深白色笑笑，在他的眼睛里她读出了疑惑，她也发现这张冷俊的脸比九年前少了一些清傲，多了一些成熟。

两个人在早上等车的地铁站下了车。李棕走在前面，夹着公文包，迈着有力的步伐，他突然停下来，扭头看她。深白色走在后面，也盯着李棕。

他看见她远远地走过来，停在他身边，她微笑，我是深白色，你记得吗？

深白色？李棕转过身子面对她，抱歉，我从来都不认识叫什么深白色的人，你认错人了。李棕夹夹公文包，又迈开有力的步伐。

我没认错人，就是你，李棕。认识你的时候我还不叫深白色。

李棕再次停下来，再次转身。你认识我？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他仔细地看眼前这个女子，在脑子里努力搜索她的影子，找到的只有她在地铁站等车的样子。

是的，我认识你。在和利中学曾经认识过你。深白色顿了顿，九年前在和利的生活你估计不会记得了。

李棕看着深白色渐行渐远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

九年前，李棕上高一，和利是他的母校。那时的李棕是班上最优秀的。他孤傲，很少说话，不与同学来往。后来分班他到了优化班，里面的人都是年级的精英，李棕更是没命地学，甚至毕业的时候和许多人他还没有说过话。深白色？她是什么人？也在和利上学？

早上八点，地铁站。过往的地铁轰轰作响。

李棕拿着报纸还是站在西面的椅子旁，他看见东面的椅子上坐着深

白色。深白色端着纸杯似笑非笑地看着匆匆忙忙的白领一族。李棕想在上车时问她，你怎么认识在和利的我？他不打算现在就过去问，没必要，随便问一下就好。可是在地铁来的时候，李棕看到深白色走进了另一个入口，她手腕上挂着一串银色的细镯子，又白又亮，一闪一闪的，很醒目。这个女人有点奇特。李棕心里嘟囔着，随后挤进了地铁。周围陌生的脸上都是一样的表情，李棕脑子里突然闪过一张似笑非笑的臉。

深白色今天刻意换了个入口进地铁。她知道他会问，你怎么认识在和利的我？她现在还不想回答，她也知道，他不会特地走过来问她，尽管他们仅仅相隔 100 多米。

李棕不太懂美术，但却特意去看了场画展。因为这个画展的所有收入都会捐助贫困的家庭，帮助一些孩子们上学。

李棕在窄长的画廊里来回走动。画廊里展出的画虽都不是出自名家之手，可也很精致。画廊的尽头挂着一幅油画，内容单单是一座桥，远处近处的景物都是青绿色的影子，只有那座桥是清晰的。李棕喜欢这种感觉，他看了看画框边的标签，题目一栏空着，作者一栏里标注着“深白色”。又是她！

李棕问门口的工作人员，你们展出的画卖吗？

卖！但要先预订，等画展结束就可以拿走了。卖画所得一部分会给作者，其余的将全部捐出去。

我想买下深白色的画，现在预订？

抱歉，她的画不出售！

不出售？有什么特殊原因吗？

这个画展就是深白色办的，她叮嘱我们她的画不出售。

早上八点，地铁站。





早上八点地铁站

李棕听到深白色在玩弄她的手镯，哗啦，哗啦的，声音不大，李棕却听得很清楚！

我看了你办的画展，挺不错的！

深白色看着眼前这个西装革履的男人，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，她没想到他会主动与她说话。她没回答他的问题而是问，你以前好像从不主动与人沟通，什么时候改掉这个毛病的？

我有这个毛病吗……你的画很好，但为什么不卖？

谢谢去捧场，我的那幅画不想卖！深白色甩甩胳膊，地铁来了。

两个人一同从中门走进地铁，像两个毫不相干的人，即使有关联又怎样？

李棕准备下车了。他看了看站在身后的深白色，出于礼貌地说，再会。

如果你感兴趣周六早上来地铁站，我带你去我的画廊。深白色微笑，就像她第一次与李棕打招呼时一样的微笑。

李棕夹了夹公文包，下车。他再回头，地铁已经开走了，深白色的微笑还留在那里。

星期六，早上八点，地铁站。

深白色喝着饮料，坐在东边的椅子上，今天地铁站的人不多，她在等地铁也在等李棕。现在的李棕，她无法用九年前的眼光去衡量，也许社会让他改变了不少，他的孤傲在一点一点地被摧毁。

七点五十，李棕还在犹豫要不要进去。深白色似乎对他了解不少，就连以前从不与人主动说话的习惯都知道，虽然他那天否认了。他看了看表，快八点了，随手买了份报纸进了地铁站。

深白色看到了李棕，他脸上的表情难以捉摸。但她还是微笑地说，你

能赴约，我很高兴。

回绝一位漂亮女士衷心的邀请是很不礼貌的。李棕说。

嘴巴怎么变得这么会说话？那就走吧！

李棕跟着深白色比平时晚一站下了车，并肩走在街上。这条街是属于夜里比较繁华的，两旁大部分是酒吧。李棕不太喜欢这里，他总觉得酒吧是脏兮兮的地方，他也奇怪在这儿怎么会有画廊。

到了，深白色在一个店门口停下来，深白色空间，我的画廊。

深白色空间？不太像画廊的名字。

这里原来是个酒吧，后来才改成画廊的。

画廊里面很深，很巧妙地被分割成了三块，装修得很符合画廊的情调。角落里放着熏香炉，深白色一个一个地倒上香精油，点上蜡烛，幽幽的清香从她身边缓缓地散开。

这里的画出售？

是，我就靠这些画吃饭。外面都是仿名画的赝品，都可以以假乱真。中间的是一些美院学生和无名画家的东西，风格不同，质量很好。说不定若干年后这里就会有某位大画家的真迹。最里面，就是我的画了，只有《叹息桥》不卖，剩下的都出售。

李棕微微地扬了扬嘴角，欣赏着每一幅画。关于如何鉴赏画的好坏，李棕并不懂，但他有自己的评价方式。对于爱情李棕不相信一见钟情，可是对于画，他坚信第一眼就有感觉的就是佳作。

在画廊的最里面，李棕看到了深白色的画，很多。在最醒目的地方挂着李棕曾打算买下的画，是《叹息桥》。

为什么只有这幅画不卖？

这幅画里有我的心情，没人能看懂。你也仅仅是看到桥吧！深白色





早上八点地铁站

淡淡地笑了。

李棕坦然地说，的确，我只看到桥，也许还暗喻着其他的内容，但我
不懂。

不懂就不说了……其实，你来是为了想知道我是怎么认识你的吧。

主要是因为你的邀请。

主要？那么还有次要原因了！

李棕不说话，他不懂她的画更不懂她的人！

深白色甩甩长而直的头，面无表情。我高一时与你同班，你是年级里的尖子，总是高高在上，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。我只与你说过一次话，仅仅一次我都后悔！我问你，李棕，偶函数的定义域是关于原点对称的吗？你好像没听到。我碰碰你又问。你看了我一眼，冷冷地说，有问题要问敲敲桌子就行了，不要碰我！然后又不理我！我很识相，马上就离开了。直到高二分班了，大家都互相道别，我也没和你说话。那时候我就记住了，李棕学习好，但拽得很！

李棕想也没想过会有人这样记住他。

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人特小心眼？一件芝麻大点儿的事，我居然记了九年！我就是这样，我认为对不起我的人，一个一个我都会记得很清楚！

李棕想反驳一下，但想到自己年轻的时候的确很过分，只好沉默。

想喝点什么？深白色拍拍李棕，突然收回手，笑道，我现在是不是应该敲敲地面！

李棕有点尴尬，不必客气……

没什么好客气的，只是问问你想不想喝东西。这样吧，去隔壁酒吧，我请客！

李棕跟着深白色进了隔壁的酒吧。上午,人不多。

阿比!拜托叫你的服务生帮我看一下画廊,我一会就回去!深白色朝着吧台里一个瘦瘦高高、略微有点驼背的男生喊。然后对李棕说,我朋友的酒吧,很熟的!

那个叫做阿比的看到深白色和李棕坐下,微微笑笑,领朋友出来了?看来你好多了啊!

我一直都很好啊!是你瞎担心!

你身体不好?李棕轻声问深白色。

深白色不理睬李棕的问题,介绍一下,李棕是我高中同学,偶尔在地铁站里碰到了,邀来看画的。这位是阿比,这里的老板,我的好朋友。

阿比发现李棕有点尴尬,用很夸张的声音问,李棕先生想要点什么?第一次来我请客!

有八宝茶吗?

Faint!阿比做了个晕倒的姿势。八宝茶?怎么在酒吧里点这个?OK!八宝茶就八宝茶!深白色小姐呢?今天喝点什么?

橙汁好了,还要份茶冻!

我又要晕了!告诉你个消息,我刚刚决定的,打算明天把这里改成糕点铺!阿比故意装出很无奈的表情。

你的朋友蛮有意思啊!

他就是这个样子!你有空可以常来,他很好客的!

李棕一边喝茶一边和阿比闲聊。阿比修长的手指间夹着一枝修长的薄荷烟,男生是很少有抽这种烟的,嫌它太温和。深白色特别,她认识的朋友也很特别。

去看白色的画廊了?





早上八点地铁站

是，挺不错的！

你最喜欢哪幅？我最喜欢她的《花蝴蝶》了，色彩鲜艳，夺目！

我倒觉得《叹息桥》不错。

哦！阿比突然不说话了，看了看深白色，她低着头戏弄着杯子里的泡沫。

李棕察觉到《叹息桥》在这里是个敏感的话题，便有意无意地避开了，问阿比，你开酒吧多长时间了？

三年多了。我受不了坐办公室就自己出来干了。虽然累，但认识了形形色色的朋友，自由自在地活，舒服！

.....

深白色只是一直听着阿比和李棕聊天，不说话。喝完东西才对阿比说，要回去了，你的服务生还帮我看着画廊呢。

李棕也欠欠身，我也该走了，谢谢你的茶，很好喝！

李棕！下次可以多带些朋友一起来！我随时欢迎你们光临！

深白色在酒吧门口伸伸胳膊，今年夏天好像特别热啊！烦！

阿比听到了大笑，李棕不烦吧！

李棕被问得莫名其妙的，再看看阿比，他已经招呼别的客人去了。

早上八点，地铁站。

李棕进去就看到了深白色坐在她的老地方。豆色的布裙被压得乱七八糟。李棕夹着公文包，拿着报纸，走了过去，没有犹豫。早上好！

深白色捏捏手中的纸杯，你好吗？

我？很好啊！

我也不错！

李棕一时找不到任何合适的话题，呆呆地站在一旁。深白色面对冷

场似乎一点都不在意，她塞上耳机，拉了拉李棕示意他坐下。李棕摊开报纸坐下，安安静静地看。

沉默了半天，深白色突然说，你喜欢什么音乐？

李棕放下报纸，很认真地想了想，没什么特别喜欢的。倒是经常听一些国外经典插曲……还没等李棕说完，深白色突然站起来，整整裙子要走。李棕不解地问，怎么了？

深白色在人群中停下来，豆色的裙子在各色的职业装中显得很特别。李棕觉得她不该在这里，她不该属于这个嘈杂的世界。深白色伸出手在李棕眼前晃晃，嗨！想什么呢！地铁来了！你不走我走啦！

李棕追上深白色。你穿豆色的裙子真漂亮！深白色在地铁里很灿烂地笑了。

星期五。早上八点，地铁站。

今晚有空吗？阿比邀请你去他的酒吧。

有几个朋友晚上打算聚聚，改天好不好？

没关系，可以带上你朋友一起来啊！吃完饭来也可以的！

太麻烦了……

你要不去阿比会笑我没魅力的！呵呵~~~

这么严重？那为了你的名誉我是非去不可了！

晚上九点，阿比的酒吧很热闹。

李棕领着朋友一进门就看到深白色扎着红色头巾在酒吧里忙碌。不时地能听到有老外在喊：“White! White! Dark White!”深白色会伸长脖子回应：“I’m here. What’s wrong!”

阿比看到李棕很热情地招待，各位想要点什么啊？李棕你该不会又是八宝茶吧！





早上八点地铁站

李棕笑了笑,点了咖啡。其余的人都要了酒。

像你这种不喝酒的男人现在算稀有动物啊!深白色拍拍李棕,人多,我要帮阿比照顾一下,你们想要什么随便点,反正是阿比请客!深白色风一样地走了,红色的头巾是酒吧里的一道靓丽的风景。

李棕,你也太不够意思了!有女朋友怎么也不和我们说一声?李棕的朋友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。

什么女朋友,只是普通朋友,高中的同学。

没那么简单吧……

各位还想要点什么?阿比突然冒出来,冷不丁地问了一句。

李棕大声说,这里的咖啡很不错,以后会多来捧场的!当然是我们自己掏钱!又勾住阿比低声说,多谢帮我解围!

阿比摆摆手,我是在帮白色!

阿比……深白色为什么不卖《叹息桥》?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原因?

怎么突然想起来问这个了?

我一直就很好奇,她好像很看重那张画!

是,很看重。

为什么?

那是白色的东西,你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直接去问她,我不知道也不便乱说。阿比扭头走掉了。

红色的头巾在酒吧里飘来飘去,李棕发现那片红离他很遥远。

很晚了,李棕一行人才离开。这个晚上他一直没机会和深白色说话,临走的时候看到她和—个女生站在角落里聊天,李棕才逮住她。

我要回去了,你呢?也早点回去吧!星期一见!

星期日早上去地铁站好吗?

有事？

有东西要送你，我想你一定喜欢的！

好，那星期日早上见！

目送李棕走出酒吧，阿比问深白色，你觉得李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？

很正常的男人啊！问这种问题，无聊！深白色拽拽头巾，又去招呼客人了。

很正常的男人？阿比耸耸肩，废话！这还用你说？我也知道！

星期日，早上八点，地铁站。

深白色头发散乱，闭着眼睛靠在便民椅上，头有点痛。各种各样的脚步声从远处走来又走向远处。她听到有人坐在了她身边的轻微的呼吸，睁开眼睛，看到了李棕。

李棕仔细地看身边这个女子。宽大的T恤套住了高挑的身子，干净的脸上没有任何化妆品的成分，闭着的眼睛微微颤动，眼线很长，赤裸的脚趾上有淡淡的粉色指甲油，还有她长长的头发随意地披在肩上。她不像搞美术的另类女子，倒像个刚刚长大的孩子，在嘈杂的地铁站里作短暂的停留。

怎么这样看着我？很奇怪吗？深白色笑笑。

不是奇怪，是奇特！

不用在这和我咬文嚼字了，走吧，去我家！

你家？在哪里？

跟我走就对了，不远。深白色整理整理头发，昨天跟几个老外去画画，累死我了！

你还教老外画画？

也不是专门教，和他们是在阿比的酒吧里认识的，他们本来就在学，





早上八点地铁站

我只不过指导一下。

你怎么想到要在酒吧中间开画廊？

原来我那个地方也是酒吧，后来我想开画廊又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店，在那都混熟了，房价也很便宜，我就改了。生意还不错！你不经常到酒吧是不是？

是，没什么时间，而且酒吧也不是适合我去的地方。

有什么不适合的，有好多像你一样的白领都泡吧！其实酒吧也并不是大家所想的那么恶浊，一个酒吧就是一个小小的社会。阿比的酒吧里面有写作的，有搞音乐的，有留学生，有球迷，有记者，形形色色什么样的人都有！当然也有大老板带着小蜜的，不过阿比对他们没有好脸色！

李棕认真地听着深白色说话。微笑。她的头发一扬一扬的，有时候会轻轻贴在他脸上，李棕很自然地帮她揽到肩后。深白色看了李棕几秒钟，眼睛里含着浅浅的笑。两人无语地走到深白色家。

深白色的家比李棕想像的要简单，没有复杂的装修，惟一的点缀是颜色浓烈的窗帘和床单。墙角里堆着画筒、画板、染料盒。

深白色抱出一幅画，在李棕面前打开，是《叹息桥》。你不是一直很喜欢这幅画吗？这是美院的学生临摹我的，也很好，送给你。

李棕包好画，盯着深白色，看不懂画我要了也没意义，你愿意给我讲解一下吗？

深白色低着头缓缓地说，你知道这样的一个故事吗？传说在威尼斯有一座不起眼的桥，只要有情人在桥下一吻，他们之间的恋情就可以永恒！这座桥就叫叹息桥。我不知道威尼斯是否真的有这样的一座桥，我所画的是我心目中的叹息桥！

就因为这个美丽的传说，所以你不卖《叹息桥》？

我说过画里面有我的心情。这个故事是我原来的男朋友告诉我的。我们在一起四年了，他曾经承诺过会带我去威尼斯，找到叹息桥在桥下给我一吻。可惜现在他走了，丢下我独自去了有叹息桥的地方，临走前，他留下信告诉我他要在那里发展，我们不可能在一起了。四年的感情说扔就扔了，我不了解他是怎么想的，当时我是要崩溃了。也许他是早就计划好了的，可我一点准备也没有！我把我这辈子的眼泪都流光了！开始我还奢望他能回来，一年了，一点消息都没有！阿比说，放弃吧！他不可能回来了。我才真的绝望了。那是我的初恋！你知道吗？我的初恋在甜蜜中度过了四年，四年里我一直被呵护着，但突然有一天幸福戛然而止，莫名其妙的我就被抛弃了！他真自私！连个结束的原因都不肯给我！有一段时间，我不相信任何的男人，我在努力一点一点地给自己舔伤口。最后深白色很清楚地说，对不起我的人，我一个一个都会记得很清楚！

李棕对这句话很熟悉。他看到深白色把头埋在臂弯，头发散下来，肩头微微地颤动。她是无辜受伤的孩子，李棕却无能为力。

早上八点的地铁站里少了深白色李棕竟有点不习惯，深白色不知道怎么了好多天没来了。他频频向东边张望，希望下次扭头的时候能看到深白色坐在东边的椅子上喝饮料，可惜看到的只有各色的职业装。

晚上，李棕去了阿比的酒吧。

你知道深白色去哪里了吗？我好多天没见到她了！

她去韩国了，你不知道？阿比端上八宝茶。

韩国？怎么想起来去那？要走多长时间？为什么没和我说？

她临时决定的，一个韩国留学生邀她去的。大概去两个月吧！

她该出去走走了！她男朋友的消失好像对她打击很大！

你知道了？那个男的有病！头一天还好好的！第二天不哼不哈地就

